

果花的隸奴

著 野 碧

新豐出版公司印行

奴隸的花果

著者 碧野

出版者 新豐出版公司

總經售處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六馬路十四號

四川分發行所 自生書店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卅五年三月滬初版

(洪 1007)

小序

我謹以這個集子呈獻在千千萬萬爲祖國的解放而艱苦鬥爭了八年的人民之前。如果說鬥爭是爲了求得人間真理的實現，那麼這鬥爭還沒有結束。既然鬥爭的路子還無限的長，就不允許也不能放鬆我們的脚步。不過對於走過的路子作一次檢討性的回顧，在今天也正必要。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走過的路子上，在那頑石絆脚，荆棘叢生之中，曾灑滿我們人民的鮮血。那些倒在路上的鬥士們，成了我們人民鬥爭的記程碑。在衆多的繁密的苦難道者的脚印之中，我這個集子只記錄了一個兩個脚印。

在這個集子裏，一共只收集了三個中篇。「大紅驢子和缺犁耙」及「麥季」是描寫北方的農民層的；「奴隸的花朵」是描寫南方的工人層的。從這三篇東西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人民大衆在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的鬥爭生活的側影。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八年中，經廣大人民艱苦的鬥爭，才獲得了今天最後的勝利，才獲得了民族的解放。但是在目前，正有不少投機取巧之徒在偷竊人民用鮮血鑄就成的勝利果實，在我們的前路還佈滿着無數絆脚的頑石和荆棘，我們要盡全力無情地剷除它，擊碎

它！同時還要以我們人民大眾的力量作實現人間真理的更艱苦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深秋作書序於鐵軍中的重慶。

目次

大紅驢子和缺犁耙.....	(一)
奴隸的花果.....	(六)
麥季.....	(一五)

大紅騾子和缺犁耙

天在下着大雪，巍峨的秦嶺和前面的山崗，禿林，溪澗，以及那遠處無邊的平原，都被大雪掩埋了。天地間顯得純然一色的皚白。偶然有那麼一輛兩輛載重的大車很艱苦地打從這半山嶺前經過，但是那牛的蹄痕和大車的轍道，很快又被下着的雪片填平了。

傍晚的時候，從秦嶺最高峯酒奠樑的雪路上，趕下來一輛載滿棉花包的大車。因為棉花包堆得有丈多高，把那壓在車轅中間的一隻大紅騾子縮成一個小紅點。當這輛大車從陡路上拽下來，正要拐轉一個急彎的時候，那大紅騾子突然栽倒了，大車從後面沉重地壓在牠的身上。牠氣都喘不過來，只短促地慘叫了兩聲。

趕車的人拉曳着韁繩高聲地吆喝着，一邊揮動長鞭子噼噼啦啦地催打着大紅騾子爬起來，但是大紅騾子張開鼻孔朝天噴噴白氣，用一隻飽含淚水的眼睛向牠的主人乞憐。牠的另一隻眼睛是瞎了的，連眼珠子都傷損了，成了一個深窩，從這深窩裏常流出來一股腥臭的膿血在眼圈上凝結成硬疤。

大車的壓倒聲，騾子的慘叫聲和趕車人的吆喝聲，驚動了這半山上一家破陋小歇店裏

的苦力們。他們冒着大雪紛紛地奔到陡路上去。

大車超過了載重量，車軸斷了，大紅騾子被壓在大車底下直喘氣，嘴角吐出白沫，渾身流着汗，冒出騰騰的蒸氣。

「把馬口鐵扯下來呀，傻小子！」一個年老的苦力一手奪下趕車人的長鞭子，大聲地叫喊起來。

趕大車的是一個年輕的黑漢子，他慌手慌腳地跪下雪地去扯開大紅騾子的馬口鐵。

苦力們團團地圍住大車，開始吆喝着去抬動大車，但是車上裝的東西太重了，人少抬不動。

「你們這些傻小子！不會把棉花包解下來嗎？」那個年老的苦力叫着就先跑上去解開拴緊棉花包的繩子。

棉花一包一包地從大車上被推落到雪地上來了，解開騾轡，把大車掀到路的一邊。

因為太使勁了，年老苦力大口大口地喘着蒸騰的白氣，他那濃濃的斑白鬍子上已經結滿了粒粒的冰珠。

大家幫着年輕黑漢子拉曳着大紅騾子，但是大紅騾子站不起來，只拉長嗓子在慘叫着。

「我瞧牠受了傷！」年老苦力蹲下去用手指敲着大紅驢子的每一根肋骨，然後他搖搖頭。

「啊？」年輕黑漢子悲哀地垂下頭來。

「沒事，沒事。」年老苦力又搖搖頭。

一聽說沒事，其中一個苦力揮起長鞭子就往大紅驢子的脊背上猛抽幾下。

大紅驢子一邊慘叫着，一邊用力地想爬起來，但是剛剛爬起半個身子，就又跌倒下去了。

「牠偷了你媽？要你這樣逞狠！」年老苦力連忙伸出手去奪掉鞭子，鞭子正巧打在他的凍裂的指丫上，一股紫血就從他那指丫上流了下來，滴落到雪地上。

年老苦力用那流血的手去撫摸大紅驢子的四條腿彎，他突然驚叫起來：

「斷了一條後腿呵，呸，還打你媽的！」

大家沉默下來。大片大片的雪花飛落到他們的頸子裏去也不覺得冷。

年老苦力細細地端詳着大紅驢子，好一陣子，他才大聲地對呆站在旁邊的年輕黑漢子隨責道：

「這是多好的一隻驢種呵，你這小子把牠糟蹋成什麼樣子呀！」

大紅騾子確實是一隻良種，頸子長而有力，額門上有一塊圓圓的白斑，胸脯又寬又厚實，渾身突起栗子肉球，四條腿很長，而且佈滿了暴筋，臀骨和尾骨距離很長，是一隻跑起來速度很快的大公騾。但是牠已經殘廢了，一隻眼睛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弄瞎了，肚子上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損傷了一塊肉，而現在牠的一條後腿又被折斷了。

「喂，你這小子怎麼把牠糟蹋成這個樣子的呀！」年老苦力又用那濃眉下的眼睛尖利地盯着年輕黑漢子。

年輕黑漢子垂下頭來深深地嘆息一聲。他的被凍得烏紫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好像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又不知從那裏說起。

前面遠處平原上已經飄起了幾縷淡灰色的炊烟，天色逐漸地陰暗下來。雪越大，而且從秦嶺高峯上刮下來一陣陣刺骨的寒風。

大紅騾子終於被大家想法子半拉半推地弄進小歇店的破篷寮裏去了。大車和棉花包仍然被甩在路旁。

「不要緊，我保管大車和棉花丟不了的，就是銀錢金子放在外面過夜也沒有人敢去拾它。」小歇店主人是一個四十開外的大漢子，拍拍他的厚實的胸脯對年輕黑漢子說。

「請放心，傻小子。」年老的苦力拍拍年輕黑漢子的肩膀幫着說，「誰不知道李大掌

樅嶺南嶺北口吃兩面風！只要他肯說一聲，保管你平安沒事！」

年老苦力這一說倒把年輕黑漢子唬住了，他心想這小歇店掌櫃一定幹過土匪頭子，說不定他現在還跟那些「黑幫子」有一兩手勾搭呢！

外面的夜色越來越濃了，遠山上傳來一兩聲飢餓的狼嘯，過後整個秦嶺又陷進了雪夜的岑寂。小歇店裏的缺碗油燈被掌櫃娘吹熄了，苦力們已經鑽進通鋪（註）的破棉絮裏打着悶人的鼾聲一個個睡熟了。只有趕大車的年輕黑漢子和那個頭髮斑白了的年老苦力，盤着腿坐着。大紅騾子在他們的旁邊懶懶地用鼻尖抵觸着食槽，槽裏雖然放有秣料，但是牠只用鼻子去嗅，並不去吃。

年老苦力披着一件幾十年的黑捲毛的反領老羊皮襖，他看見年輕黑漢子只裹着一條裝秣料用的麻口袋，哆哆嗦嗦身子在撥弄一堆小小的篝火，就把他墊坐着的一條毛鬚破氈子披在年輕黑漢子的身上。一個不留心，他的斑白的鬍子尖被篝火燒了幾根，他連忙用手去捋了捋鬍子說：

「把火撥這麼旺幹嗎，當心別把篷寮燒了！」

（註）大夥兒擠在一塊兒睡覺的地鋪。

年輕黑漢子有了一條毛鬚破氈子披在身上，就不再那麼怕冷了。他用柴灰把篝火掩弱了些，一股濃煙從柴灰底下冒出來，把年老苦力噏得咳嗽起來。

年老苦力連忙掏出他的旱煙來對着火吸着，說道：

「這個煙可不比那個煙，這個煙順喉，那個煙噏心」。

篝火快熄滅下來。外面皚白的雪光從篷壁的破洞上映射進來。從破洞上，可以窺望到外面雪夜蒙白的遠近山峯，而且可以聽見斷斷續續的飢餓的狼嗥聲。

「老伯伯。……」年輕黑漢子低聲地叫。

年老苦力在火爐的微紅中抬起頭來，他那滿臉深摺的綢紋在跳動着。苦力們都帶着濃濁的鼾音沉沉地進了夢鄉，而年老苦力因為年歲老大了，夜夜却經常睡不着，他願意來陪伴這個折傷了大紅騾子睡不着覺的年輕人。他把嘴裏的煙長長地吐了出來，六十年來勞苦的經驗告訴他，他深深理解到這年輕人一定有什麼心事要對他渲洩，他輕輕地「唔」了一聲。

「老伯，俺的騾子。……」年輕漢子低下頭去重新撥弄着篝火，而且添上了兩根柴枝。

篝火又燃燒起來，在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張黑臉孔被一種深深的痛苦扭絞着。

「得把牠養一養。」年老苦力在篝火上吸着了第二斗旱煙。

年輕黑漢子搖搖頭，然後才慢慢地說：

「不是俺把牠踐踢成這個樣子的……。」

「還是牠自己踐踢了的嗎？」年老苦力帶點譴責的意味微笑着，斑白鬍子在火光下顫動起來，在亂刺刺的鬍子叢中露出他那缺牙巴。

年輕人又添上兩根柴枝，使篝火熾燃起來，好像他的心也隨着火燄慢慢地熾燃起來了，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心頭的火熱，於是他用低沉的聲音告訴年老苦力關於這隻大紅驢子的故事。

x

x

x

母驢拖着一個圓滾滾的大肚子，已經在破驢棚裏慘叫了一夜。一個腦袋上纏着一根細辮子的老頭子，打過三更後就抱着一條破棉絮蹲在驢棚裏守候了。老頭子一邊愛惜母驢，一邊又愛惜燈油，他時不時地敲打火鏟燃着紙捻把燈點上，看一看母驢，一會兒就又把油燈吹熄了。

天亮後，母驢的叫聲更加慘烈。牠的眼珠突出，紅得像兩塊燒紅的煤球。牠掙扎着，踩着四隻蹄子，嘴角直噴白沫，牠用那可怕的眼睛望着牠的老主人。

老頭子把頭伸出破驢棚來，大聲地叫着他的孫子：

「缺犁耙，你倒安心睡大覺呢，還不趕快給我滾起來拿把麥稽！」

於是老頭子又趕快把身子縮回驢棚裏來。母驢經不起最難熬的痛苦，好幾次要昏倒下去。老頭子連忙跑過去攙扶牠。現在他什麼心腸都沒有了，只有一個願望，願意自己的母驢平平安安地把牠的兒子坐下來。

好久還不見他的孫子把麥稽拿來，他氣得拿起鞭子跳到驢棚外揮打着一垛矮牆大罵：

「好一副懶骨頭，當心俺用鞭子抽你！」

好一會兒工夫，才從那垛矮牆背後的破草簷下慢吞吞地走出來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他一手抱着一束麥稽，一手揉着眼睛。從微薄的天光下，可以看出他那尖瘦的下巴和蒼白的兩頰，他的頭髮萎黃，眼睛昏沌沌的，黃膿似的鼻涕流到慘白的嘴唇上，他用舌尖貪婪地去舐。

「呸，好餓！」老頭子正想找錯，就用鞭子打了他一下大腿罵道：「已經十七八歲的人啦，人家十七八歲早就成了『條漢子』，你呢，是一隻小風乾鷄！」

小孩子被打得跟踉到一個小石墩，就順便一屁股坐下去，懶懶地打了一個大呵欠，並不覺得大腿上多麼腫痛。

「十七八歲啦，缺犁耙，你還不過是一隻小風乾鷄呢。」小孩子有趣地這樣想，「嘻

嘻，小風乾雞，小風乾雞才好吃呢！」但是他用手摸摸大腿，這才感覺到一陣熱辣辣的腫痛，於是他心裏憤憤地罵道，「俺是小風乾雞，你就是老風乾雞，你不見得比俺肥些，不見得比俺多些肉！」

「缺犂耙，趕快來點着火！」老頭子從驢棚裏伸出半個頭來急急慌慌地叫喊。

這一次小孩子不敢再怠慢了，他怕他公公手裏的鞭子又會落到自己的身上。

小孩子飛跑進驢棚，差一點跟一個東西碰個滿懷，轉他定住一看，他嚇了一大跳，原來是一隻血淋淋的小驢子，在他公公的手臂中間哆嗦着。

「你當真還沒有睡夠？」

小孩子知道他公公後半截話無非是抽是打，於是他慌忙跑去敲着火鏢把那小堆麥秸燒起來了。

母驢的肚子突然癟下去了，牠臥在泡着血水的草堆上，血水還在熱騰騰地冒着氣。牠的眼睛是濕潤的，煥發出辛酸後的喜悅的光芒，靜靜地在凝望着牠剛生下來的兒子。小驢子也不像父親也不像母親，因為牠的父親是馬，牠的母親是驢子。但是母驢是怎樣喜歡小驢子呵，小驢子有牠父親魁梧的身影，有牠母親艱苦耐勞的性格。母驢伸長了頸子，用舌尖輕輕地慈愛地舐着小驢子身上的血水，舐着小驢子的嘴唇和眼睛。小驢子慈愛地望望牠

的母親，驚喜地豎尖了牠的兩隻又長又大的耳朵。

麥秸堆生着了火，老頭子把小驢子扶到火堆跟前。小驢子的四條腿軟弱無力，搖顫顫地被扶到火邊。火熾烈地在燃燒，牠害怕；但是火是熱的，可以使牠身上不冷，牠又喜歡得很。因此牠呆住了，只管讓老人來擺佈牠，他把牠扶到這面又扶到那面，把牠的屁股朝着火又把牠的腦袋朝着火。慢慢地牠身上的血水被烤乾了，牠不再感覺得冷，也不再感覺得害怕。牠想痛痛快快地跳一陣子，但是跳不起來，於是牠用盡了力氣，第一次吱哇吱哇地尖聲叫了起來，牠這叫聲既顯得稚氣，又顯得快樂。

母驢用充滿了幸福淚水的眼睛望着牠的可愛的兒子，雖然牠一生中受盡了人間的折磨，受盡了沉重的壓迫，受盡了遙遠旅途和風雨霜雪的痛苦！但是現在好像都溶化掉了，溶化進牠的幸福的淚水中。過去的一切牠都忘記得乾乾淨淨，牠完全沉醉在這目前母子的喜悅中了。

老頭子叫他的孫子再拿上麥秸來，把火堆移近母驢的眼前。在深秋的清晨裏，驢棚外撒滿了霜粉。剛剛生產後的母驢，體質特別軟弱，老頭子怕牠受了寒。

「把有血的草掃在一邊呀，換上一把乾草，你這個小懶虫！」老頭子一邊吆喝着他的孫子，一邊攙扶着小驢子在驢棚裏兜圈子，訓練牠的步子結實些。

時不時的，老頭子鬆開手，小騾子就巍巍顛顛地自己走着，但是腿一軟，還不等牠跌倒下去，他就又連忙把牠扶住了。這樣的一次兩次三次，小騾子的四條腿越走越剛健了。

母驢得到火堆的烤煖，身子慢慢地舒爽起來。牠用舌頭舐乾淨自己的乳頭，一邊向小騾子「吱哇，吱哇」地叫了兩聲，好像在喊：「乖乖，吃乳來呀！」

老頭子最後一次鬆開手，小騾子「吱哇」一聲叫，就不顧命地跑向牠母親身邊去了。

「嘿，這小子真不怕把腿摔斷呢，跑得那樣賣命！」老頭子笑着罵小騾子。

小騾子伏倒了身子，用嘴唇使勁地撞着母驢的乳房吃乳。母驢掙扎起半個身子來，很親熱地用舌頭去舐着小騾子的脊背，腿和尾巴。

老頭子這才很悠閒地敲着火鏟吸起一斗旱煙來。他吐着煙圈，感覺得心裏一陣稀有的溫暖。到這個時候，他才睜緊老眼，睜得細細地端詳着他的初生的小騾子。「呵，那小子身上的毛多麼紅光閃亮呀，而且額門上還有一撮白斑毛呢！」他心裏這樣暗暗驚喜地叫着。他把小騾子當成小孩子一般的看待，他叫不出牠的親愛的名字，就叫牠做「小子」。

他繼續細細地端詳着他的「小子」。牠的腿是那麼長，腦袋是那麼的高，尾巴倒像一把大條帚呢。唔，只要長到一歲光景，牠準是一隻出人頭地的大公驢，千把斤的車子累不倒牠，一天跑個百十里地，在牠是一件輕鬆的事。「好呀，你這小子將來一定了不起的

呢！」在他的老昏的眼前，好像他的這隻小騾子突然長大成魁梧的大紅騾子了，牠那額門上的一撮白斑毛在太陽下發着光。在一條漫長的大路上，他拖着一輛沉重的大車，頭昂昂地舉着牠的四條又長又結實的腿往前走着，對牠用不着吆喝，也用不着鞭子。……但是這幻影立即消失了，在他眼前的還是這隻伏着吃乳的小騾子。

小騾子在牠母親的溫暖舌尖的撫愛下，吃乳吃得多麼的香甜呵！那嘖嘖的吮乳聲，牠那小尾巴在地上一掃一掃地，是多麼的令人喜愛呵！

「這小子將來一定是一隻了不起的大公騾呢！」老頭子裂開了瘍嘴巴又低聲地讚嘆着。他敲着火鏟又吸起旱烟來，很悠閒地在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

故事剛剛講到這裏，忽然旁邊的大紅騾子「唉哇，唉哇」地叫了起來，好像大紅騾子也在記起了牠的幼年的幸福，那逝去的甜蜜的夢境，到現在還夠令人回味的呢。

年輕黑漢子心愛地望了望大紅騾子，而且特別細心地辨認着牠額門上的那撮白斑毛。

「那麼，你就是缺犁耙？」年老苦力說，「缺犁耙，你把這故事講下去吧。」

年輕黑漢子撥弄了一下篝火，添上幾根柴枝。他望着復燃的火燄沉默了一會兒，才繼續把故事講下去。

x

x

x